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三

南華真經

□ 13
1406
3



人當以善者唯善于平日所以
得濟于折時以不用而成太用
也至于善乃而藏則應物餘暇
歛知輔光物遂其遠事盡其理
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太
隱居靈物而常應常靜靜以
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
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
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
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
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攪事拂
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攪乎所以
澤維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
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
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遊形飛
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
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
方外判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

生之主也。主神也。所謂丹基也。養神之道在乎
去知無知則無善惡矣。唯緣其真元。督其知累。
以為經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道不過以緣督
之經不外乎身中五行之效。五行皆歸于土。而
土生金。故解牛言刀者。會土之金也。世間萬物
入火皆壞。惟金不壞。金之為寶。鎔之得水。擊之
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水火土木四時皆借
修煉家名曰金丹。又曰刀圭。皆妙意也。刀之為
用。排擊則折。游虛則善。養刀之道。遣虛而已。然
刀之為體。水淬則利。火鍛則堅。金在水中。乞寄
坎位。金乃無傷。故又言澤雉。澤水也。水獨則盛
矣。雉。離物。雉步澤中。不就樊畜。不介烟火。坎填
離之意也。水能生木。薪則木稿。以稿木燒火。火
然則水又乾。故火欲其盡。盡火者。所以取薪而
歸於土也。大抵養生主。在去知。去知在取坎宮。
水填離宮。水火既合。龍虎交噴。穩歸坤宮。則
坤土厚而金液融結。是為生主。得是主者。乘虛
御氣。出入無礙。則其薪藏。則其善。破生灰之

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相足
謂而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
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无窮盡
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
於有盡在我不得下養是以卒
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
无謬造出有入无何往而非正
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
而登雲夫傳說得之騎箕尾而
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吾生節

途起覺之閱時來順去。任性不樂。以
之謂帝之懸解。嗚呼。老聃真不以此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林肅齋云。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
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
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俾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
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

至分而无毫末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批泯然不覺事之在己以養生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優之者真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問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淫中而真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軍事之无不可者夫養至非求過分蓋全理享年而已矣。

呂註 生隨形而有分知逐物而无旁以生隨知則有死而已已

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仲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利。善惡兩遺而緣於不淨已以為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仲以加此。

林註 夫真性則表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惟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于萬物混同而無譽無毀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小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象以與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

管仲南華經三注

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入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此數句正是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殆。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當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菴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

卷之三句補卷三注

陷中道之大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褚註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証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取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為而不近名刑也以其兼與經異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无私為於无為豈常情所能識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无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

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稱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陸方壺云涯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

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微永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及哉

佳 殆已向云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趙註立中經八脉中為習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札記深衣註經常也

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賓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正既已殆已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於常沉苦海求失真性所謂殆而已矣意益指以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于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想善不思惡特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况近名惡况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自可知故以二句當如以看即此不思善

自弔之所觸至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之
 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
 乎技者言直造道理於技耳所
 見無非牛未嘗見其理間也未
 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
 遇不以自視間與理會也官知
 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
 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此
 本卻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
 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窾
 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
 旋刀於空未嘗經聚於微礙技
 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
 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
 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諒然已解
 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
 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

之所履膝之所躋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外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自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窾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見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而藏之拭刀而斲之也以刀可
 卷故知生亦可卷

呂註物以有而得道以虛而通
 太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
 其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
 視喻門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
 知識之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
 依乎天理至大軼乎是乃未嘗
 見全牛也天下无物非道而無
 道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无
 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
 刃若新發斲不以傷其生之譬
 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
 其斲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
 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
 於游刃恆有餘地不乃似其休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斲彼節者有間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恆恆乎其於
 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斲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
 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諒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
 音畫(獨)音享(曠)音麥(中)去声
 音熙(窾)音款(軼)音徂(諒)音獲

林廣齋云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

道而游万物之間乎。雖然每至
干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也。休然為戒。視止行
遲以至。善力而藏。則慎終如始
无敗事矣。

李註物本無物。其体自離。道無
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
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
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
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
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
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余
刃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
則且古。不去。一身已幻。誠為可
羨之刀。萬物皆妄。說為可解。之
牛。我既忘解。所斯泯。故未

刀則有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
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踏。蹄微曲也。以身
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
若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二
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
在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
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
者。言其若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
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

嘗批而太卻。自商未嘗道而太
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
勞。釋刀而對。而免留物之累。其
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无用
矣。以道視之。在解無解。非得則
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
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
解其得也。以族視庖丁。礙者
礙其能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
以是道而游乎万物之表。彼且
惡乎礙哉。

揚註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敲
刀之音節合拍也。及知天地之
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鑄。諸黃鐘
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
於牧童之吹簫。關雎之鳴。無
不比於音者。樂侔鳥亡哉。

於經首亦是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
惠王也。嚮嘆也。技蓋至矣。言如其妙也。釋刀
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
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
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
耳自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
皆無所聞見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
神自行。謂自然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膝

集註 若然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也。經首咸池，樂章也。卻本云，開也。竅，司馬云，空也。肯，著骨肉也。紫，供結處也。軛，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為率，而册之九年，言其久也。研，砥石也。善刀，善拭也。

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勝理而解之，太卻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竅，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太空，缺處也。道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紫之間。紫音頃。肯紫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紫處且不用刀，况太軛乎。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眾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太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

刀猶於肯紫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研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以意益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以雖然一轉，甚有意味。益言人之處

世豈淨省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太窅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個難事做休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敬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以但言加仔細之意也我既加意仔

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着力也諫音隱解音蟹諫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以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益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

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
 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
 段乃其譬喻到以未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為
 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仔細看
 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
 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
 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
 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
 度又奏刀之聲晝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
 經首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
 惠王讚而善之讚歎詞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
 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于自然而不知其然
 則不得以技名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

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
 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
 牛喻如初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觀不透只
 見萬事業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
 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
 不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視
 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見官
 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
 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天然膝
 理也本節骨肉交會之處也大窾空處也批開
 也卻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肯綮骨肉聯絡
 之處筋節所在也太輒太骨也言我之技精妙
 恰好未嘗經一肯綮况太骨乎良庖歲一易刀
 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遇太輒便有駁折而臣
 之刀以三十年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
 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換於刃芒刃如故刃
 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
 入有間之節當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

又為浮換乎。雖然每至于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必怵然。猶湯寧視止觀。遲其批道。微其運動。唯恐一犯音察。及其誅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于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力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未結。一語有萬鈞之力。

〔云〕桑林經首古樂名。中音刀聲中也。即若然。然然。然。然。是也。合舞刀容合也。即手觸肩。倚足履膝。時是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虛也。三年而後未嘗見全牛。見其虛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間與理會也。官知止耳目之官廢也。神欲行從心順理也。依乎天理不橫截也。卻隙也。有大卻故可批。窾空也。有大窾故可導。因其故。然刀不妄加也。大軼大骨也。割折以有碍。故歲月更批。導以無碍。故刀若新發。斲節牛節也。游刃刀行游也。

也有餘地。乘間處若有餘也。視為止。目不他屬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微者入處甚微。而刀動也。謙然已解。如土委地。理解解而無刀跡。如聚土也。提刀而立。善刀而藏。向有用。今無用也。牛節本解。因而解之。牛理本厚。因而厚之。當其批與。之際。其游刃也。若餘則在解。忘解解亦不知。及其族之難為。其動刀也。甚微則在得。忘得得亦不知。解礙俱遺。盡而已矣。盡者養刀之道也。庖丁之論。大抵皆寓言牛土也。人身四肢百骸皆土。屬解牛者。解其肢體骨節。故曰。謙然已解。如土委地。即人身中尸解之謂也。刀者。剛金也。金發於剛。淬塗以水土。鍛煉以水火。即人身中金剛不壞體之謂也。卻窾有間者。牛體骨節理解。本然相離。即人身中五蘊皆空之謂也。刀之着力過虛。則入而無礙。解神之着體乘虛。則溢而無礙。化神行如游刃。神藏如善刀。有為法。練無為法。脫無用而有有用。有用而無用。一身皆刃。耳目形骸。孰見其全。萬化無靈。生歟去來。俾知其

公文郎

介偏則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兩足共行。且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斷求也。然所以養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

鮮老氏謂致虛齋。釋氏謂無事。皆以意也。養生之理。與養力。何以異哉。故曰。聞直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譙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入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鼻。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林屬齋云。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朋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朋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

妙處也。又俾求於入籠而限赤。哉夫始乎遠而卒未嘗遠者。忘遠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于清廣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征北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入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自與者。則入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鼻。樊中神雖善。則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耶。人則之耶。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入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俾以知之。九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

復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亦
獨也。即見獨疑。神之德。有與則
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澹然
遊心於德。公文軒已望而知之。
故發問。其天耶。人耶。言。俾以
致也。夫天之生人。自有和見而
入。不淨以偶之。此天之使也。且
不知和之自知見之。自見文為
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
矣。即老子所謂子。俾與入。俾來
衆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禁中
為善。要思以善其神。耳。彼知見
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
懸解之哉。

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獲鹿尾。遊於弄
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
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
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
斲。頭也。樊。籠也。俾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
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
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
其身。不入世。倍汨沒之中。更自好也。陸方壺
云。右師。官
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剛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
苟全性命。余乃復貪心不止。染指龜鼎。遊於教中。

老聃節

秦失人。亦知人。亦知人。亦知人。
弟。子。怪。其。不。衛。在。觀。化。乃。至。三。
號。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
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
哭。形。無。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
住。故。以。其。甚。愛。也。夫。天。性。所。愛。

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
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
常。人。不。刑。而。彼。獨。則。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
生。是。使。獨。也。俾。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
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向。而。彼。獨。有。
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有。人。
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
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
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雖。在。而。日。有。驚。擾。不。
善。也。今。右。師。處。于。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
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歎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曾子問

卷之三

各存本分不可過亦不可加感
物太深不止於當趣天都也
馳騁于憂樂之境雖殺戮未加
而情性已困庸非刑其適來時
自生也適去理當歎也夫哀樂
生于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亡
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
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
將何得伸失孰成孰生哉故任
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銷其間矣
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
要也窮也為薪也前薪也前薪
以指也及前薪之理故火傳而
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
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
也夫情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
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
者是道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夫之
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林慮齋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
貶剝便是為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
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

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
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此
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久而
更生哉

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仰其吊之
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
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吊之
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仰者老子之歎其弟子
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老子未能
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閉弟子之心故其言其
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
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
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以皆得罪於天都

故曰遁天之刑倍與背同。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以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遠，然而來，其去也亦遠，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懸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

曰註：死之為禮，哭死而形生，三號則哭，成為不哀，無言而出，則形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為非友也。始吾以為其人，意欲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辨。

言雖天亦無祭我，何也？故曰帝之懸解薪火，謂如以薪熾火，捐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也。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奇妙處？
○雁方盡云：天至人無息，不以秦失吊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而老幼哭之，皆盡哀，觀覺老子有不足處，然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即至不求哭而哭者，即至道天理，倍入情忘其味，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
○九情非至人

順處所以知其非人也。蓋必有不動言而言不動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道天情情忘其所受。无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于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於推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在彼薪也。其傳豈有定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形既滅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其有始也。傳哀樂之能入也。其

集 秦失宋本作侯。按佛典有解火者曰。火之傳于薪。侯神之

傳于形。火之傳異薪。侯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下。生便謂神情共喪。侯神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不可矣。此其說亦甚精矣。然金生趨生。則物未了之於也。竊意以指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持。盡矣。蓋羅金不出乎鉢。洋酒必還之海。以見其无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希。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為善希。生都耳。

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至人則遠矣。夫古者謂之道夫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正成而不可易者。而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謔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或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慶。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或無變于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縣如倒懸之縣。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懸入。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于已。則帝之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哭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于東而生於西。喻如火相傳。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舌及今。曾見有火盡時。取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以薪為彼薪。則不可謂以火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

正教弟子所以三輪而出之意。○李衷一云。無言而出。明知其不灰也。始吾以為其人而今非也。指老者少者之哭。老氏訖其非老氏之徒也。老氏不以灰生。係念彼以此會合之。豈所頭哉。蓋有不斲言而彼言不斲。哭而彼哭。故曰道天倍情。亡其所受。情道情也。生而慶。死而哭。以世情也。非所謂道情也。道夫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理之一成不可易也。夫子老于也。適來為時。孰為生乎。適去為順。孰為死乎。非生非死。何哀何樂。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縣繫也。解則無係也。無係則無死矣。指窮以下。正言其所以縣解。處指窮於為薪。指少而薪多。言不可指而數也。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言火一傳。燒忽不知。即盡矣。薪者已成之木。與榮木不同。徒資火耳。薪不盡則火不絕。以火燒薪。則薪灰矣。薪盡于火。則火滅矣。高哉薪火之說也。人身五蘊。火為難滅。有與火也。有碍亦火也。思惡火也。思善亦火也。故知之有累。火未滅。之味滅。薪未

林註 縣者心有所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亦不執以死生係著我矣。故曰帝之縣解。

劉註 薪火之論以譬神舍于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况肯仍形而喪其尊形者乎。

蓋取未縣解以前耳目形骸非其薪既縣解以後定虛寂滅孰為吾火去形必刻心。心刻則形斃老聃之能不死道蓋如此。意人而有察於薪窮火盡之理養生之經豈不思過半也哉。○焦從吾云竊謂養生者長生也。長生則不歿矣。而終之以老聃歿。仲莊生慮世人不察養生之理而泥之以延年益壽之說謂形骸之軀可千百年久存于世。性性求之黃白之事索之山林之遠以度免其不歿而不知有形則有涯有涯則有歿矣。養生家稱不歿莫如老子。以今睹老子安在乎。索老子於老子之形則嘗歿也。願所以為老子者奚必柱下而伯陽姓李而名耳。老子之不歿者神耳。形有聚散神無聚散。形有生滅神無生滅。形之去來兼備然也。而神則常存矣。未生非無方生非有既歿非亡故曰神行又曰神王。養生者養其生之神也。非養其生之形也。不歿者不歿其生之神也。非不歿其生之形也。如形則有時歿也。隨無涯者必縣解者。

人間世總論

郭註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变故世之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而不荷其累也。

林註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固不可不察也。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楚懷王而獨全斯為善矣。故以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喻其論守身行義應

內篇人間世第四

林虛齋云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

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入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濶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

物審究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而後繼以棟柱商丘支離之說者見當世禍亂畢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知不做為高耳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

集註此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待已而有世倚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見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徹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供難之故終無難

意思陸方壺云夫道非絕世也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歸以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茂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取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以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俛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

顏回節

行獨不與民同歎也輒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

增補南華經三注

得已而應之順而達之冲乎其若無心渾乎其若無意庶幾其可免於患難雖然才者眾之妬也譽者怨之媒也况福輕禍重世誰與我縱使委曲婉轉做得無害不如不做為高耳故請行不若無行傳命不若無傳傳儲不若無傳只須藏智於愚懷王於褐行賢而去自賢才美而去自美杜名却聲不受世譽逃空匿虛不被世用夫惟無譽所以無咎亦惟無用所以有用此處世全生之要道也篇中只二意顏回公子高顏闔之論是無爭法意棟柱商丘支離接輿之論是無炫美意但莊子生周末見世亂不可為畢竟歸重不用上去故以狂接輿之言終焉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輒用其國而

卷之三

其遇莫敢諫也輕用民成輕用之於成也成者以國量乎釋着蕉幸國而輸之成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款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失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慮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所有存于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恭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都於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距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只故遺名知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嘻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後行可也夫投入夜光鮮不獲劍者迷達故乎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入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後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者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嚮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蓄人者人必反蓄之造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則賢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前如其不尔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不可也汝唯寂然不言耳言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砥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始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從乘人而鬪其捷而自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將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成於暴人之前矣且管

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用其捷辨，以非諫飾非，而助將受之，使人眩也。色雖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雖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神乃且什已，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厭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嘗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憐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暴君若叢枝胥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旅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執端而厘正其形，而厘其心也。勉而一言，遂而不二。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蓋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管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遠，因索人之

也。惡人可都言，未可也。衛君九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无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相橙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言物無貴賤，淨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任之公當，取一无所求于人也。然者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隨入事之所當為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言成於今而比于古，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

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以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

我也仲尼依以為味可意謂當
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
不實乎雖味弘大亦且不見咎
責然于化則未以其快三術以
適彼悲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
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
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
矣夫惡可以及孔猶師心者也

林慮齋云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知自用不恤

眾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
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

許思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
可今同存諸已者未定何職至
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
器也且德厚信和足以喪人氣
而使不至於鄙俗名分不爭足
以喪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
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
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
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
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內器
是齒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及
則同之往殆為畜耳苟人君悅
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
來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
詔告彼必乘人而闢其捷辯氣

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二字曰澤若蕉以
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音皆為水
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
又玄亦繼續亦纖不曰玄續纖而曰玄繼續以
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邦
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
及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饑饉必
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
俾用我頭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未子

色拂厲而目焚心成未解免類
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火以火
救火則須始無窮矣彼不以信
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昔雜途比干倫身於民
疑於欽恩故其君擗之亦好名
而已充鳥之於蕃國猶不能化
必至於城之是名賢者聖人不
能勝而況若平端而虛非至虛
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
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
小德猶不成况大德乎以之格
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不
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動
人之善不善以己賤而人貴於
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
之所予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
人與古為徒回謂以三者趨變

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度幾
其國可安也若始淫而刑耳若汝也始將也汝
如此而淫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淫也道
不歎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
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
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
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
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
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

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
而無心此所以為太多也外則
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
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諱也諱者
察觀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
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
未能無心

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
智私智也總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蕩失矣總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罷
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以用智其
爭愈不已罷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故
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矧厚也厚德
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
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

行獨不恤眾議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親人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人君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焉至國而輸之死地不可救視之如草芥也民無如言民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必心不雜則雜一羣明苟有容心謂彼既如作我又何如救之便是雜我既雜矣何能救他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若也存諸已者未定言不盡心應物而後思征難也如此則彼所行雖暴我左自若何暇救他德之所流

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作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於誇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迷同爾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爾反及汝汝今此去始且為人爾爾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波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俾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波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既為波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之若汝也衛

為者務名故也知之所獲出者爭善故也各知世所用也各起則相軋知用則爭其是謂商器德厚信正足達人氣使不歸信各聞不爭足達人心使不疑忌回德能無為乎智無爭乎自家未幾達人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人必惡之矣彼好名而已軋以名彼好名而已出以知回之此往殆自爾耳苟人君悅賢思不肖則與汝同矣汝願用求異其唯其不知賢不肖所以不可輕與言也若惟無詔王公白絕詔告也汝惟死其捷闖捷者強與辨也闖捷不得反被它困此時恍然失其為我遷就求退方且不能目避矣

君不肖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肖而自注則波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詔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勝也汝到以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眩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子之者言汝方為顏色以求平於波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蹙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

乏眼眇不寧也色滌平之強和
色熟他也口將管之款出口不
能但經營吻間也容將形之未
言而依違俯仰也心且成之且
故為後置也益多者增益其
惡也順始无窮者順以而思无
窮盡也厚言深言也未信而深
言也以為所殺龍逢比干修身
掛民疑於款息君從濟之不款
委臣有勝君之名况與暴人爭
各平叢枝胥教有虐當時用兵
不止非但求實亦復求名實利
也惜名貪利之君雖堯舜聖人
亦不能勝化且與眾攻之况空
手而往化以道乎皆甚言其不
可也雖然又轉使自陳以現其
作用仰如手端而屈正形以求
履非至虛也勉而一勉力以求

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狂則是水救水火
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以而
往則其為惡愈無窮盡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
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
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况為其所殺也龍逢比干
皆修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
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
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
修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撻怒之謂汝皆好名之

二非至二也惡之可未可也以
陽為允孔揚言衛君九陽之性
內張而外揚也采色不定喜怒
无常也不遠畏而順也案抑也
彼見又順已釋抑道人之感動
已者而求自快感端勉是也容
與自快意日漸以漸而進小德
也此等之人小德不能成就死
太德乎彼且固執其是而不回
也即汝之端虛勉一外求合于
人而內無疵病庸可化乎然則
以下回文思其則內直者胸中
是非善惡一應直道毫無撓曲
不以己律言不戴入善本如童
子純一以成之天故曰吾天為
徒外曲者外面容貌如擊跪申
拳者委曲依人做去無此遺真
故曰典人為徒成而上此也合

過也叢枝胥教有虐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
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教有虐之所
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
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利名之人雖堯禹
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勝音升堯禹
無此事皆寓言也雖然以下是文設一轉言汝
之欲往也况有所以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
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語其心也
勉而一者勉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

也言諸教詔他雖諱中其實却
不以為己有而以為出古人不
自居也故曰與古為徒直處不
夏不露曲處不違成處不居也
是於教詔中漸示委蛇意故以
為爾太多雜也政事也法方法
也言以三術事目方法太多終
是不諱以安也言不穩當也以
此行之天理人情兩無拂逆固
亦无罪然止自免而已胡能他
入師心言狹容心非无心也開
獲者正言以爭之也而當不免
端履絕一者正容以感之也而
寒不兔內直外曲成而上此者
微詞宛容以入之也而不可不
及化故仲尼為白惡之可

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
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乘
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
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已而
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
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
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大
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
外將以端虛而求合乎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

而目將焚之色將平之兩
語發一時流通之狀此時方恍
然失其為我方止就求退之不
能况暇與之辨乎口將營之款
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
若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
俯仰固已屈矣心相成之若且
放此為後苗也皆人情展轉所
必至者猶辭多失之

真蘆蕉向云草芥也惟云其澤
如見芟草言野無青草也趙云
死者以國量乎澤積乎澤澤以
澤為量也若蕉炒民如草菅也
有虐國名在今京地鄂縣居官
無人目虛死而無後為厲術與
迷同江南古歲本作術若唯無

謂我在內無所警病伎仰止於如以詎能自以
為可乎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
內直者內以以理自守其直實也以直字與其
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
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
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
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
外盡擊聽曲拳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
人於我亦無疵病以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各從

詔王公曰絕詔告也汝唯無告
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闢
其據云云皆指頹子也

劉註聖人無名所以無為無智
所以無得無為則物莫不歸無
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
所以有為有得也有為則物不
相服有得則物必左競故曰名
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說謂聖門如此則與人合
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此合也以
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
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
皆有譴譴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
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訂直以暴其所行而
人亦不以為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
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
說衛君否也政事也汰方法也謂汝所言事曰

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
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
化入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伊慶蓋汝三
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空心便非無
迹便非自然之道也
陸方壺云衛君崩賈也
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
議也輕用民力以國量乎澤者蕉言量其國中
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莠蘊崇相積也莠草芥
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
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性而救之也思其
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
而愈也若殆往而刑言汝始幾於往而就戮耳
殆危也猶借所謂險些鬼受戮也夫古之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
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
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
德之所為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
勝而實亡以知相鬪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
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
器也二者必盡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
也且德厚而信在者貴乎達入之氣在實實之
貌達入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
乎達入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忘心悅而誠
服若不達入氣不識入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
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
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凡人之於我素心
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若為不然則人
將謂我暴入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雷
人雷人者人必反雷之若不幾於為人雷乎夫
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
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唯汝不

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知巧圖汝
求勝汝於此時目將若英焉而眩惑色將靡靡
焉以求乎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踳踳焉以
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圖捷而汝以
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
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以後來愈
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始順無窮夫君子之于
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若始以不
信厚言則交淺言深也夫于暴人之前矣所謂
始姓而刑耳以此且昔者以下又自上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言昔者桀殺龍逢紂殺
比干彼佞為者也皆修其身而下偃撫人上
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友愛之是拂上也惟其
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擠之曰是奸名者也
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立墟處為厲鬼其用兵
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在拂上之
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

不能堪而况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者不遇
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
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
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
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
氣滿揚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
不定修而敬修而息修而喜修而怒左右之人
莫之敢遠注注助之為震曰攝入之言語以為
成案肆加說貶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倣大模
樣美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
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成
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之
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
也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
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
吾內直而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
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咈任自然

顏回節

夫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也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詎以己之私意斷乎人之善我不善耶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徒一未發一聽之天而
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
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生稽古為
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讓之為一句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微信非出自
已臆寄直於古人故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
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
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案
也言依以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固亦無
罪難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入夫化入者使入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
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在胡可以及化
乎夫子歎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

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

若志者謂失其端而任其也遺
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淫
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志當
自回若未使心齊故有其身也
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齊之
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者放心自滯之場當於
實而止也譬之官商應而石心
故曰鳴也夫无心而應者任彼
取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
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
治也不滯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伏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性
也則幾矣理盡于斯也不行則
易歛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
為則易歛為而不傷性不可得
也視听之所得者粗故易歛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
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

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則
失其少者不全亦少失其多者
不全亦多失其報未有不當
其分者也而歛遊天為為不亦
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
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
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
虛室者也室虛而絀白獨生矣
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
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
應坐之且而馳騖心息也故外
敬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
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焉者心
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道无
德不真尚無帶味之責况有人
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
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
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絲迹易無行地難為人
使易以為為天使難以為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
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
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
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
况散焉者乎

林慮齋云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着也而有為

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
取以欲為而得者則欲為所以
得欲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亦
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
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
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
將為生以生之故見自而求離
姿之明見耳而責師廣之聰故
心神套馳于內耳目竭于外
身處不遠則典物不真矣不真
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
之節者未之有也

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
絕萌此輕易之心則聳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
易之者聳天不宜此兩句最是平生受用切實
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
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
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
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
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
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

樸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
無實也雖王公之不德皆無實
也無門無毒物皆有毒勿視其
毒視其毒未有下門無毒者言
入用錢為無淺皆可畏也一入
其出如過客遇于途途之逆旅
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此虛字便是心齋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
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
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
汝之所言盡其理矣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
中汝能入其中而游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
可名終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
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自以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
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

陳註有而為者古人嘗難之有
思必齋心焉以仲尼所以告顏
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明中學
以心听下學以耳听听止於耳
則盡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
盡於心之所合而已听之以氣
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
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
待於物處而無碍應而不藏故
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
致虛所以集道以心齋之養也

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更奇耳有方所
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
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以皆無心無迹之喻宅
居也以泯然之一為各所居而寓於心於不得
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迹足迹也
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
行哉况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
謂人若事事不為以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
非事安得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運動如意者无我也夫子嘆其
尽善而又告之曰汝能遊其樊
而無動于各意合則言不合則
止廣大而無門淡而無毒一
處之不以淨已為則絕矣絕者
絕于無我也絕迹以下重矣以
義不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
地則難為人使則有我故易為
為人使則無我故難為夫知不
以知如人之行不以羽鳥之飛
不以翼者天使之也其所謂虛
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益
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
之安身栖志釋此無漏矣而猶
然不正非坐馳而何坐馳如言
陸沉之類蓋人心自止而懷執
以為不正是猶之馬伏槽蹙而
意驚千里即拱默山林祇滋其

為久使易以為言為人惑所役則易至於欺偽
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為矣人使
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
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為也聞以有翼飛
者美言鳥之飛况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益
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
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也瞻視也此以虛室喻
心也謂視波密室之中總有空缺處又有光入

擾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
于心如則无思為如以則可以
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于入乎
味所以舍万物之化而不化于
物古聖人所為浪行終身者也

林註 嗚呼自然也德不及聖主
為散符指性而言楊雄谷實戰
慎修所志守尔禾符正言性與
天合如符券然也耳目本外而
視之于內心知本內而黜之于
外匠也

毛註 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
實通同意

来是光自空中出也以波之闕喻我之虛則見
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白生明而曰
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以虛明之地便是萬
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
虛處也唯止則虛唯並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
慧之意若我絕空心而不能自止則亦雖坐於
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
反說坐忘也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
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

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
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
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况人乎謂到
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於
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
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
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
紐止如此伏羲几遠以冥行而終其身何况其
下者乎几遠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畢竟

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
 發明不可粘上段說○陸方盡云顏回更思其
 方夫子曰齋吾語女夫故今已無則矣若再有
 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回我
 終不出於自然故與尊天不宜以便是太多政
 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則多則擾擾
 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
 者無二心無雜尔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
 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歛則氣息
 愈微氣息愈微則冥冥愈微故心靜則聽止於
 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
 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
 者道也夫始有物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
 齋也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
 無情千古聖學之根本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

動過故不覺其妙也顏子一得師意便知所謂
 虛者未始有我之象也得便謂得教而使齋既
 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象一虛盡之矣故夫
 子然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
 世網也常人遊于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
 謂敢言直諫能入之所不能性性不量而入自
 取始辱汝若不炫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
 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
 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葉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
 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象不得已狹
 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
 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欲
 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
 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得已者如
 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
 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
 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
 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

飾貌易以為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為難以為難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備處人間者到以方為度幾大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又映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唯以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字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于然心逐於彼所謂中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欽藏于內心知思屏黜于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灵明洞煥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况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舜禹執此

以為樞紐伏羲几遠行此以終其身而况其散焉者乎几遠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李東一云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韓夫自然也有思又齋有為為齋故神朗其德者况齋心為文中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于耳則盡于耳之所聞心止于符則盡于心之所答而已符即道家火符之符氣謂氣息微則靈開徹也聽之以氣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形所以待物而非待于物虛而無得應而無藏故一志所以全其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以心齋之義也珠始得使言運動未如意者有我我也得使言運動能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曰盡矣言虛之理盡也入游其藩藩樊也外也言不究深也無感其名感動也言不為虛名所動也入則鳴意合則與言也不久則止意不合則不言也無門心廣大也無毒心澹泊也一混一也一以混然之一為居而寓心

於不得已則幾矣幾者幾無我也絕迹以下皆
發明此養人之處也若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
斷滅諸相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有不得已
已如太象太分所在豈得屏絕但處以無心應
以無情如人行地不見轍迹是為難耳為人使
即未始得使也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故易
以為為天使即得使之也行止語默渾全自然
故難以偽如如者無知而知知不以知如人之
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所謂虛也室虛則容
光必照而白生心虛則靈明能應而道集非有
吉祥吉祥莫大焉止止上止止下止非坐
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非坐
馳而俾坐馳如言陸沉之類蓋人心本止而不
自止猶馬伏槽櫪意驚牛里即拱默山林祇自
擾耳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乎心知則無思為
如坎則可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人有不化乎
坎所以舍萬物之化而不化于物右聖人所為
服行終身者也太抵仲尼語曰欲化衛君不在

○葉公節

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
敬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
直空振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
也事無小大少有不以言以成
權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
為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
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
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
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藏矣成

衛君身上討只從己心內討如己心裏有段
欲爭鬪他欲感動他欲委曲他的意思便不虛
便被他牽去便是坐馳我已化於物安使化物
只下己之志以道集虛心中空空淨淨了無門
戶了無垢毒外不徇耳目內不逐心知一以不
得已之道處之都不曾着意去感化他他自然
化如不行之步無翼之飛神明合德玄
聖為徒矣故曰鬼神將來舍况人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益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
若不成則况有入道之患事若成則况有陰

敗若作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其德者能之發無欲清之儉薄也所饌儉薄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其結于內而刑網推于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于其間冥然與至當為一而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入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无休戚于其中雖事凡人亦無往而不適而况君與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為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于有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濫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遙以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其言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殃言就傳過言似於証矣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引法言以証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立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

勿傳也必弼其情而異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林扁齋云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叩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叩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仰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大小鮮不言以懼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况有刑

論語寡不道以權成味有不於于道無使美蒲成朝無後悔者也食也執粗糲无歡清自謂服勞勤若非有求于世雖家人亦然保至內熱飲水若食利驚外者與則憂患之為也說得甚若切

責故曰入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其後皆無患者唯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我今自受使余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減者不知為減減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患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胞中集勞夕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味

魯實理會事已成以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
 兩受惠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
 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仰以教我來助語也大
 戒者大汰也余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
 以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豈人古之當為
 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
 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仰遠非君莫非
 天子仰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
 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

傳註 葉公之寡在利豈然害之
 極不過於亡而已故夫子以半
 友視之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中前則未易

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總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
 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
 出君余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不可
 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余也能如此則為
 至德之士為入臣子亦看所遇如仰不幸而遇
 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
 也言但當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
 禍至於生歿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
 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立請復以下

言也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
樂無所歸矣惡能施乎其前其
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仰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悅生惡
死即所謂哀樂者也如其五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尺坊
一語慷慨明達談味有餘夫不
可奈何非哀樂之謂也其自決
如此

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
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
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
也然其言仰自而達必有久傳道之然傳言之
間其兩喜兩怒者其難彼以喜而來以喜而
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
若彼必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
惡總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
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就未能

盡信莫致疑貌也絕至致疑則兩遠之惡皆歸
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
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
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
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
其溢言傳言能如以則庶幾可以自全
○陸方壺云葉公名諸深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侍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我雖陰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辨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

無大小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惟心則事故不成事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炎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滯自覺無病今各朝受命而名欲永意者其內熱於各雖未至于親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而病也夫子何以教我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曰命自其我分之所當為者而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于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出于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唯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出故事君者唯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

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短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而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歿念頭起於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己歿生無礙于己者兼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以段道理家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此寧不少省上正言臣子兼余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交近本國也本國不須離余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重

○且以野

即以巧聞力者本共好戲
勝情至落以害彼則不復道理
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放
有次湛酒淫液則流縱放無
所不至也夫煩生乎簡事起於
微必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
故行之則實喪矣實原波而不
行則實不喪矣事漏其則危
可憂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
死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
失當壁受之野獸蹴之旁地意急
情欠則和善不至而氣息不理
弗然暴怒但生親此以對之也
夫竟以容物必必煩焉赴核太
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竟也苟
不自竟安能知相福之所齊語

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家難兩國相和則必多
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
多近於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
莫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
本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也
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
巧言偏辭獸歛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和故太人蕩然放物於自持之
塊不若人之能不錮人之歡故
四海之交可全也無正令者傳
彼實也無能成者任其自成也
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
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不
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強成
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
改也乘物以遊心記不淨已以
乘申言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
然者中庸之道全矣斯接物之
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種為今
齊作意於其間其莫若為致余
此其難者言直為致命最易而
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心厲剋桀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
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
殆事美成在又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
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
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林肅齋云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
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鬪力今
之戲相博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字只

夫傳而喜而怒之言而不
敢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淨不
謹其始耳觀鬪力者始陽至閉
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
與始于信卒乎亂事之在人始
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
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
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
忿之設也無由且乃言偏詞每
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人
不擇好音氣息屏然而出則咆
者並生厲心而忿後以設矣赴
者真入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
以聖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
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
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

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益其戲太甚則
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格而
飲皆以禮也治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吹
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
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
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為一事未嘗不
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
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者簡之謀美到末後却成
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粘起個言行

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
亂卒乎巨者也君命之將率意
迂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
溢美溢惠之言故曰過度益也
溢則傳言者殃能無殆乎美成
在人者成人之美必優將深交
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
言僨事並生心厲悔將無及也
夫人喜為溢言者意必存懷而
不能虛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忘
已託不淨已則忘物期則因其
命而致之我死心也何必有所
作為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或
以為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列
于虛也

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
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緣說個行字便有名有
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
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
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
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危巧
言語只是說得一個故曰巧言偏辭獸豕不擇
音言獸豕之時其聲音又仰所擇以譬喻忿設
巧言之人總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

公謂力者始陽卒明飲酒者始治卒亂人之相與始信卒不事之在人始藹卒鉅言之能激怒乎人悲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養乎故忿之說也無由巧言偏詞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然不擇好背氣息弗然而出則所者並生厲心忿從以出矣冠者責人太切挾者認真大甚本望入炭而不知其然則積怒成患而不知其所終矣終即所謂卒藹卒臣也君命之將卒意迂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溢則傳言者殊能無稱乎美成在父者成人之美又優游勸戒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

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挾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俾暇計其終自以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矣爾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

言債事並生厲心悔之不及謂子高此去須優游順他不可任真急迫至激他忿乘物游心則无悅惡托不淨已則安若命養中養道心之中也中便无倚着无望得處以無心應以无情如此則因命而致俾必有所作為以還報此亦其難者難不在致命而在養中也噫君之命每親之命等也不可辭也事之成典事之敗命也所當安也傳其常情既無入道之患所其自慙又无陰陽之患成敗置于度外美惡順其自至而我無容心焉以此致命俾難之有哉

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總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當之念則其謀事也危矣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盍難初非一日可成况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无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游其心

新傳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之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真凶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真凶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於為壺至矣又伊尹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酒要能盡以方可就矣又看一難字蓋謂處世亦難矣所謂游於殼中中央者中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伊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

其書未仔細耳

○陸方壺云此下教以事當慎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以巧闢巧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闢力者如今人戲劇格鬪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伊者益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嗷而常至於亂伊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成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於决裂潰散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以未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之夫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敗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者基

之巧言偏僻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喻如懼
反之獸不擇好音氣息弗然而出於是聽其詞
者並生心厲忿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
哉若乃心行艱險尅大甚人皆苦其不堪則
况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
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
吾將不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
言必稽其所弊行必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
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
可率意遷故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
遷勸成益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而
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清而深交之然
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僨事兩心
生厲惡疾一成改悔俾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
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無物
之天托於兼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
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
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益事求其

顏闔一節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
惟已從其无度則亂邦不知民
過之由已故罪責于民而不自
改也正汝身者反乘與會俱所
以為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
和形不每迁和而不同也就不
欲入就者形順入者迁與同也
和不欲出和者兼濟出者自頭
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
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不
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頭和之且
有舍垢之聲濟彼之為後將惡

可功求其成取必於知為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以致命然以亦
其難者豈易易耶元頃平日養以中德者在然
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首為不然則臨事而眩
維獲而憂者
抑又多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入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遠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

其勝已矣生放孽故當閉其
晦玄同尤塵然後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句言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
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
願非敢耳今知之所謂無奈何而
欲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積伐汝之才美以犯人以危殆
之道故戒之為其根之怒者恐
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為其失
之怒者左使虎自蓄分之則
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
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順理
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失爵
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
也枿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弱為蹶心和而
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饒飽達其怒

言雖放其慮而掩馬之不意故
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匹意至除患牽朕推之以致
毀廢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排
輒也順之條不可不慎也

有人於此指太子也天殺
猶言天奪其鑿也無方无法度
也亦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惶已
縱其無度則亂邦智能知入過
而不知之由已故但罪責人不
自取也正汝身言且就自家身
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也相調
和也誘導之也外邊為順從之
形內邊却為誘導之心故曰形
莫着就心莫着和之二者指就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造有
蚤蚤僕緣而枿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胞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不可不慎和 振音贖

林慮帝云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主

也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
其鑿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
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无法度也言波為敗度
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

與和也就者形順入則與同惡矣故就不入和者心調出則伐能矣故和不散出就而入則與之同而不知所扶持連我都放倒了且為蕙滅崩厥和而出則與之異而不知所將順彼亦然忌害我且為声名效孽為嬰兒知天知小兒也無町畦無畔崖也無涯无涯際也提是且順他去但到他有可竟悔轉後處便點化又要无疵去他意思使彼順不自意故曰達之入于無疵與為嬰見者就也達之者和也入無疵者不入不也無此真卒然失其意也螳螂之怒臂者伐也出之譬也虎之媚者順也就之譬也馬之駭首碎胸者拊不睦也入无疵之譬也夫虎至

正之則其禍况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忤之何者吾無知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

暴馴之則媚馬馴馴驚之則暴與惡人處可不慎乎彼不度時不審幾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直螳螂之當車輒耳無不取乎頑回子高顏蓋三段地位各不同應心者無意也耳目忘其在我也故不言而化遊心者无為也哀樂忘其在物故有言而成和不入就不出則為而有意矣委曲迂就于物我之間故因亂而導然一則曰寓不得已一則曰注不得已故與其有事不差无事與其有心不為无心

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弱為厥和而至於聾名出則波必忌害必成禍殃故曰為聾為名為妖為孽以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言為事不想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

自註就之失在入則在之同
和之失在出則與之異故為
顛滅崩其為名族孽者以其
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
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夫之
為嬰兒以至連之入於死班則
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非
乏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
之所而通之此因机點化之
妙如宣王姪勇姪賢而孟子告
之以王道是也

評註彼且為嬰兒六句應形就
而不欲入連之入於無班應心
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
差成在久惡之成不及敗之意
補註彼且為嬰兒一段即法華
應以此立身得度者即現此立
身而為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

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意拈
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蚊
虻爭於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
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馴
馴而驚之則暴故亦惡人愛不
可不慎也若不審治不量力徒
以有方救其无方則螳螂之
怒臂當車耳

軒於此嘗言蕭中樵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
以恣所欲田業盡棄親戚憫之飲錢以給其葬
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
族人馬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於
盡歡撫其背白人不堪其愛回也不改其樂其
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
此處道理汝不知夫螳螂以下又說幾個譬言
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以喻小才
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夸也幾危

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人之忌者不危其身故曰
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
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
受之意以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
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取灰泥之
器也以以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
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
街勒毀碎其身首上纏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
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

此篇名作入問世分曉

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益美成在又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入問世分曉

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淨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柯澳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名為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

嬰兒言無知識也無可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益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緩也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己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益虎性

匠石一節

匠石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也
用之末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
物皆以用自傷也然必及今海
之言數有脾脫已者唯今匠石
明之耳為予大用言積無用乃
為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
矣然成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
戲匠石也弟子徒嫌其以為社
自榮不取取于元用而已匠石

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
彼雖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
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
溺以瓶遠有蚤蚤聚則當僕僕綠拊而去之
若使馬性下劣將決啣勒碎胞首絡鬱之具而
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
此其可慎者連發三箭欲使量已量人無
我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對其大蔽牛挈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謂社曰來寄耳非以木求之為
社也以為不知已者詭厲言此
本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
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雖不
為社亦終不近于剪伐之用也
所保與眾異者彼以无保為保
而眾以有保為保也利入長物
禁民為非社之羨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
得其叙而不存焉此无用之所
以全也汝以社為之無緣近也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祖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成乃今得之為予

焦註司馬云液津液也楛謂脂出楛楛然也向云診占夢也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歟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
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
林慮齋云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
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櫟音歷散上声楛音瞞祖音祖
幾平声覺音教楛音剖舞音促

栗古者社中皆以木為主挈之以手量之
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至大也十仞至
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
液楛其液出而楛楛然也對柱也立木以為柱
故曰對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
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
木而比量我也祖黎楛柚果蕨皆文木之可食
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

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
 成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成漢也為
 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
 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
 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個也字若與予皆物
 者匠石雖人我雖櫟對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
 以物相說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執其相
 物也一句之中四個也字一個哉字此皆莊子
 文法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說我無用之木故

曰幾成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診占也弟子聞其
 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
 况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木
 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
 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
 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剪伐之彼之所
 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羨理求其毀譽相
 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剪乎此幾字
 與始字同意

○陸方壺云夫櫟社大對匠石不
 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

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為
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速敗為門戶則
液滿然而此為柱則蠹不達於用以故歷年多
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稷見愛言汝謂予不
材惡乎此予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
文伐者無幾矣今夫祖黎橘柚果藏之屬非不
適入用也然實熟則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
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唯木也
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又矣以無用得
反因又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
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標汝
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
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况凡物
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幾灰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灰之散木匠石覺
而論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乳無
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伊耶匠石曰汝為而勿
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

南伯一節

隱將死其所籟者其技所
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
為之視聽者為之知者為之
謀者為之悍夫何為哉玄默
而已而群材不夫其當列不材
乃材之所至類也故天下衆推
而不厭乘万物而无害也白籟
尤臭痔病巫祝解除弃此三者
又妙選駢角然後敢用巫祝於
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
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
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
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无心而

不知己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豈有剪伐乎
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焉耳而以象喻
之亦遠乎益托社求全是
亦一象也但標真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比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
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南伯子綦遊於商丘

南伯子綦遊於商丘

南伯子綦遊於商丘

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太祥
神人不材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
次論荆氏楸柏大於斧斤以材
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
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无
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
使則游人也間而言齒與民同
患者尤不可不知也

李註隱將此其所籟者言其枝
所萌可以隱其千乘也木惟不
才故能全天生古之神人所以
全生亦不才耳故曰神人以此
不才荆氏地名枝楸也麗屋棟
也禪傍為禪用也此地所宜之
木或拱把伐或三四圍或七八

圍唯其可用所以自禱故曰此
材之禱也白額元鼻痔病巫祝
作此三者必妙選孽角然後用
祭此在巫祝亦知其不才者全
矣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必
不才然後淨以全其生則巫祝
所謂不祥者乃神人之大祥者
也

釋軸解謂木紋旋散也病酒
曰醒枕所以栖戲但猴者麗屋
棟梁也當作擲高名即高明大家
也司馬云棺之全一丁邊者謂之
禪傍疑獨云解祭祀解饗也適
河司馬云謂沉入於河祭也如
西門豹之事羅勉道云古者天
子春有解禱見漢郊祀志言解
罪求福也

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祖猴之
械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年之白額者與豚之充鼻者與人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林慮齋云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納釋數句
別說話見大木之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

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對之下而求其所
陰籟亦能庇之故曰隱將庇其所籟庇自我庇
物也籟波求陰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茅莖
然啜食紙反以舌啜之則爛人之口以臭嗅之
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
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
者亦以以其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材嗟乎
嘆美之詞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
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

宜也枝椿也麗屋棟也高名木家也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ウカウカ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
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
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七圍八圍而見伐言不
可得而留唯其有可用所以自禰如此解古平
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白牛白額者豚額折而
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
門豹之事故添痔病ササ一旬莊子好奇專要添此
等說話適者注也言不可以之注祭於河也此

三者之不可用平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
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
此不祥乃大祥也凡坎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
求以自見於世况招禍患故以此譬之也 ○陸

因南丘之地見木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其之賴陰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椁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未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能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材故精神疑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刑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大有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

支離一節

節註齊與齊同偃者不見其顯
隱于膝間也有高于頂頭低而
有高干頂也會撮合其髮而
撮其髻也古者髻近頂脊曲而
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諭也言五
藏之膈皆在上也兩髀為骨脊

但後之伐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
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
家求棺木之槨伐之矣槨傍官之全邊也
是皆以其才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
中道夭於斧斤木而取棺不若木之得免於
棺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額者豚之尤臭者
與人之中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此在平祝則
以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太祥欬太意謂
處世之道太忌持才揚已故寓言大木以無用
自全非謂不盡然若然如縣堯如附癭者而後
得免于禍也以人為祭
河謂以人為平祝也

支離踧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骨挫鍼治繾足以餬口鼓筴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在髀裡也挫鍼縫衣也治繾浣
衣也鼓筴播精以糞糞米也徵
武士則攘臂其間恃其武力故
不竄匿也有人役則不受功不
狂作役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支離其形者能自全如此况未
離其德乎神人不用於物真而
無跡故曰支離上二段以木諭
此段以人諭也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
乎

林慮齋云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踧其名也願

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
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
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脊也此形容廢
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繾浣衣也以此為餬

呂註徵武士則接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僕能自全如此神人不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笑之實以支離其德也

口之計鼓筴以其較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木役干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材之木亦同意

陸方壺云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順口旁兩腹也臍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腧也解人木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

○孔子一節

詞註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足竟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趣當及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世之自尔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

其狀若此挫絨絳也治緝浣衣也足以餬口足以自食也鼓筴播精較米出糠粃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迅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微簡其廢也上有木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川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衲重乎

生故志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時僅免刑焉言不贖前願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所耳之所聞視見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以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金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幸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紀以無為之至易而知彼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林慮齋云

此段因論語既有借以讒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悔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

有為之至難非夫自幸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也世之常患也拘重乎地莫之知避者幸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竟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以此世之太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檢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任人之自是故能弥貫万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迷陽也亡陽任獨不瀟于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欲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

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禍殃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

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散
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
膚以加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
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
適者儼然不覺妙在躬也

林註 臨人以德則未始冥乎道
書地而趨則未始滅其跡也
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
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
之足

筆乘 卻諸本多意陳碧虛作如
字引退也吾行卻曲當從碧虛
作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庶與上
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
二字耳迷陽免道曰蕨也蕨生
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
託興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

廣異聞士彰云養生主是出世
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
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道也

管見總論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
不可不盡然當度可否之宜謹
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海
吝而獨全斯為善矣是以顏子
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
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
毀至子旌在前力錐在後者有
之况懷意必之心欲化年壯行
獨之君焉保其无悔所以力救
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
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
莊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

魯甫月年卷三

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
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
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
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
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
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
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
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
用不知無用之用

○陸方壺云楚狂歌鳳其言
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警
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聖賢
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兮聖世
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
耶將欲開太平于萬世挽淳風于三代耶來者
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
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而已矣
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極則禍
始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仲昭
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必盡地而趨也迷陽
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
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
火而自煎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
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
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李衷一云天下有道則
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
今世亂得者免于刑幸矣敢他求乎免刑全生
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身之禍而不

魯甫月年卷三

五十一

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者不言而信使入意消豈在敢法敏多以啓物敵乎頹子至此無以進謂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狀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于悟其未始有回心屈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涸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榱櫨柱以保為保南丘異材見不祥而祥又

知避臨人以德則未足其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木火桂漆之見伐皆不知隱身求名栝栢者之譬噫嘻櫨社南丘之木以不材全荆氏楸栢之桑以材故天斧斤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不祥者所以大祥也支節也離不合也疎不親也皆與世無偶之意木以直冠火以膏煎柱以食伐漆以用敗噫嗟士君子陔亂世之末流不韜光飲跡自負材智昭昭欲買名走于天下其遇灾禍何可勝道哉

鍔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三終

申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末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之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臠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不已而有世俗之價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眾人逐物无厭之心結以山水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lef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and staining, particularly in the center and bottom areas.

